

● 历史学

# 现代整体思想与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sup>\*</sup>

张 一 平

(海南师范学院, 海南海口 571158)

[作者简介] 张一平(1958-), 男, 河南荥阳人, 海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理论及和平问题研究。

[摘 要] 现代整体思想比古代朴素整体观和近代机械论整体观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成熟, 它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中的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运用现代整体思想, 加强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 是世界历史学科排除困惑、摆脱危机, 重新走向振兴、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整体思想; 世界历史; 整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 K 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1-0114-06

20世纪以来, 随着系统科学的产生, 整体性原则和整体研究方法作为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模式, 对各个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 整体思想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本文从考察现代整体思想出发, 结合世界史学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就如何加强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提出几点管见, 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 可以说是任何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宏伟目标。自古以来, 人们从未满足于对客观世界某种事物的部分的或侧面的了解, 总是试图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总体的认识或综合的概念。因此, 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 整体思想始终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

在古代世界, 伴随着哲学的产生就出现了最早的朴素的整体观。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过整体对于部分是第一性的, 整体逻辑上在先, 部分不能离开整体而独立存在以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等著名观点。近代科学兴起后, 人们注重那些经验性的事实, 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 对客观世界进行了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研究, 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

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近代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还原的方法进行的, 这种方法导致了近代机械论的整体观。机械论整体观认为: 万事万物都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测定和计算的具有广延、形状、重量的物体, 世界就是万事万物的总和, 所以整体都是部分相加的结果。整体的运动都可以归结为机械运动或力的运动, 其中存在着链式的因果关系。因此, 整体的复杂运动就被还原成部分的简单运动之和。19世纪以后, 出现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有机论的整体思想。黑格尔认为,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类似于有机体与其部分的关系。整体有质的规定性和多样性, 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整体, 整体与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因此, 也是不能用加或减的关系来衡量的。整体运动的动力在于整体的内在矛盾, 整体运动的形式不仅有机械运动, 还有物理的、化学的、思维的、社会的运动等形式。总的来讲, 整体是一种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 是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运动的过程<sup>[1]</sup>。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黑格尔的整体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说: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 既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 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sup>[2]</sup>(第 63页)

\* 收稿日期: 1999-05-01

进入 20 世纪以后,整体思想和整体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世界不断加快的整体化进程,迫使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学自身的进步,具体知识的积累,使人们已经能够把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当作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较为精确的研究。于是,整体思维就成为现代科学许多领域中普遍流行的思维模式。

例如,在生物学方面,通过分析还原的方法,虽然可以认识生物的许多细节,却无法达到对整体和组织的认识。人们不再满足于依靠分析还原方法所认识的生命体的细胞和成分,而是希望了解生物的整体性、目的性、组织性以及各种生命奇异现象。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杜里舒曾说道:“当我漫步于造船码头时,我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仍然是蒙昧无知的。我能看到每个部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但不知道他们如何将它们装配成一个‘整体’的”<sup>[3]</sup>(第 426 页)。杜里舒通过他那著名的胚胎实验,使人们相信,只有把生命看做一个整体,才能够真正认识它。

在物理学方面,量子力学认为,宇宙并不是物体的简单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海森伯提出:“世界表现为事件的复杂的交织物,其中不同的连接或者相互交替,或者相互覆盖,或者组合在一起,从而决定了整体的结构”<sup>[4]</sup>(第 111 页)。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人们再也不能将现象精确地分解为局部事件了。因为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测准的。既然微观粒子的初始条件没有精确值,局部事件就不能精确划分开来,人们只能从整体上研究它。在热力学理论中,人们开始从平衡态的研究转向非平衡态和远离平衡态的研究,从而能够认识物质运动的更加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非线性的运动过程。

在心理学方面,20 世纪初产生的格式塔心理学更为重视整体研究,认为心理的整体并不是基本单元的总和,而是“组织的过程,部分在整体中获得新特性的形成过程”<sup>[5]</sup>(第 15 页)。正如墨菲和柯瓦齐在《近代心理学史导引》中所说的那样:“心理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已受到构造或体系、或相互依存等概念的侵袭;今天每一个理论体系或者拒绝原子论,或者承认它的不完善,或者至少也要为它辩解。如此巨大的浪潮是不能以任何一种反向运动所‘阻挡’的;它必将产生它的影响,因为一般说来,这个趋向很明显是同物理学中场和整体发展的总趋向吻合的,并同生物学中包括各器官间、各整个个体间和物种间相互依存的进化形式现实化发展的总趋向吻合的。心理

学中的这一运动充满现代精神。”<sup>[6]</sup>(第 368 页)可见,心理学的整体研究,同物理学、生物学的整体研究一样,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时代潮流。

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同样,整体思想和整体研究已渗透到许多学科。比如,在社会学方面,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由各要素协调一致的行动、相互关联的功能组成的统一整体。从整体上看,社会系统像一个自我调节维持其均衡的有机体。在文化学方面,本尼迪克特认为,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基本结构,人们可以用文化的“整体化原理”来描述它。在未来学方面,托夫勒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他认为:“第二次浪潮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第三次浪潮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sup>[7]</sup>(第 397 页)。在历史学方面,也出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以及法国年鉴派的“总体史观”等等。

当然,最能代表和反映现代科学思维中整体化趋势的是系统论思想。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到处存在的,各门科学的知识领域中都涉及到系统的问题。一个星系、一条狗、一个原子等,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系统。而所谓系统,就是整体或统一体。系统首先是一个整体,整体性原理是系统论中最为重要、处于第一位的原理。20 世纪后半叶,系统论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又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包括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超循环理论等。这些理论无一不是以整体事物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它们共同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新的科学体系,即系统科学。

系统科学的诞生,是 20 世纪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成果,也是整体观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系统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科学方法论甚至世界观,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并稳步渗透到各个科学领域中去。在系统科学的巨大影响和冲击下,整体思想、整体研究、整体性原则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思维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特征。

现代整体思想与以往旧的整体思想相比,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以往旧的整体观是哲学的一部分,整体与部分只是一对哲学范畴。而现代整体思想却被广泛运用于各个科学领域。人们普遍认为,每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有整体存在的方式和变化的规律,都必须从整体的角度考察,才能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整体观从此不再为哲学所独有,每一学科都有它的整体理论和整体观念。

第二,以往旧的整体观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们对客观事物缺乏具体的分析和细致的研究。整

体认识主要是依赖于哲人们的猜测、思辨和天才的判断力及洞察力。而现代整体思想是建立在 3 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人们对客观事物已经有了深入和精确的研究,整体认识可以通过大量的具体资料,甚至是从可以经验的事实来获得,比如“黑箱”理论等。

第三,以往日的整体观对整体的认识较为简单,而现代整体思想认为整体事物是极其复杂的。比如,过去人们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或者等于部分之和,而现在人们认为整体也可能小于部分之和,并且整体不能仅用部分的加减关系来表述,因为整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还存在着各种相互关系;过去人们只知道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现在人们认识到整体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网络结构;过去人们认为涨落将破坏整体的稳定性,现在人们认为涨落可以使整体通过失稳而获得新的稳定性,即“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等<sup>[8]</sup>(第 333 页)。

第四,以往日的整体观认为整体的运动变化是处在一条因果链中,某种原因造成某种结果,整体事物是沿着时间之矢作线性运动。而现在人们认为,整体事物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多种相互作用造成的,可以是异因同果,也可以是同因异果,整体的运动方向同时具有可逆性和不可逆性,是一种非线性运动等。

第五,以往日的整体观认为,整体的演化是一种被组织的过程。比如,把整体说成是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推动,或者说像一台机器那样,整体是人们把一堆零件进行组装的结果,总之是外力的作用造就了整体。而现代整体思想认为,整体——尤其是复杂的整体——是在没有外部命令的情况下,由其内部诸要素按照一定规则自动形成结构和功能,是一种自组织的过程。整体事物在其演化过程中具有自同构、自复制、自催化、自反馈 4 种普遍形态。因此,整体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协调、自发运动等<sup>[9]</sup>(第 264 页)。

显然,现代整体思想比以往日的整体观思想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成熟。它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整体事物。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地认识到整体思想的重要性,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用整体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说,整体思想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中的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

## 二

严格地讲,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立的,距今不过 50 年时间,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50 年来,世界历史学科从无到有,发

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应当说,发展是很快的,成就也是很大的。

但是,近年来世界历史学科同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却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危机。这场危机来势汹汹,已波及到世界史学科的许多方面。比如:高校世界史教师队伍不稳定,人数减少;学生对世界史的兴趣降低,毕业后不愿从事所学专业;世界史研究机构急剧萎缩,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学术团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学术交流活动受到限制;世界历史的专业刊物越来越少,目前只剩一种《世界历史》。其他历史类刊物中,世界历史、外国历史方面的文章所占篇幅均不足 30%;除了译著和教材以外,世界历史、外国历史类的书籍出版更加困难,印数更少等等。而最为严重的危机在于:世界历史专业学术研究的空气淡薄了,理论创新的意思减弱了,学术讨论、争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变少了,与社会现实和民众需求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场危机呢?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说,现在全世界的历史学都不景气,是国外的危机蔓延到了国内;也有人说,现在搞市场经济,人们都更加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历史知识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还有人说,历史著作枯燥乏味,令人难以产生兴趣等等。其实,回顾一下史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在笔者看来,世界历史学科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时代感。任何科学都是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发展的,离开了时代基础和时代精神,科学理论就必然会失去生命力。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整体发展的新时代,许多社会领域都呈现出一体化、综合化、系统化的趋势,整体机制显得日益重要,它制约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反映着我们时代的新风貌和新特征。许多世界史的工作者虽然看到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认识到世界整体性的重要意义,但并没有把时代的变化趋势与自己的专业认真结合起来,也没有把新的时代精神贯穿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这就造成了缺乏时代感的诸多现象。比如:没有关注时代发展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新观点;没有从整体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评价世界历史;没有在自己的科研成果中体现出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没有重视吸收现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没有突破传统的研究课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式;没有考虑到社会公众对世界历史知识的新需求和新评价;没有注意开发世界历史学科新的社会功能等等。

第二,学科定位模糊。“世界历史”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它可以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但若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这样才能和历史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区别开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前苏联世界通史体系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历史是记叙从古到今世界上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的学科。实际上,这不应该是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世界历史学科也从来没有完成过这样的任务,因为这是整个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可以说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它要阐述整个人类以往的全部发展过程,但这需要由历史学的所有分支来共同完成。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来承担整个历史学的任务。否则的话,除了世界历史以外的其它历史学分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世界历史与历史学也就混为一体了。还有的人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外国历史。这种看法显然也是不妥当的。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不可能没有中国历史的内容。不然的话,连外国人都认为这样的世界历史是不完整的。也有的人把国别史等同于世界史,以为研究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就是研究世界史。其实不然,国别史是历史学的另外一个分支,它是以一国之史为其研究对象。美国、英国、法国虽然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国家的历史加在一起却不等于世界历史。一个人即使读遍所有国别史的著作,他也无法得到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第三,研究方法陈旧。人们虽然认识到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但研究这一整体的方法却十分陈旧。目前,国内大多数名为世界历史的著作或教材,仍然习惯于在叙述某一时期的世界历史时,把世界分解为若干地区和国家,逐一进行论述。这种研究方法仍属于机械论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它的特点是把整体看做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这样一来,世界历史也就成了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汇编或堆积。按照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整体的意义上揭示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总趋势、总特点,而只是重复了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某些内容。在国别史、地区史著作不断涌现的今天,这样的世界历史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人们读了它之后,不仅没有建立起世界历史的完整概念,甚至也没有获得比国别史、地区史著作更多的历史知识。

世界历史并不等于国别史、地区史的汇编或堆积,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遗憾的是,这种状况至今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方法的陈旧。在机械论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只能写出“摆和

木”式的世界历史。这种状况,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史学界都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一方面都认为世界史是,或者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国别史拼凑物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精神和方式来展开研究,但如何建立这样的历史学,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sup>[10]</sup>(第 247 页)

第四,社会功能丧失。每一门学科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也是科学存在的依据。世界历史学科的基本功能,就是要给人们提供关于世界全局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知识。应当说,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都十分渴望得到对整个世界完整的、综合的、宏观的历史认识。在当今这个整体发展的时代里,人们对这种宏观历史知识和整体历史认识的需求,更是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本应给世界历史学科提供更多的“用武之地”,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我们的许多世界史工作者却因为宏观研究、整体研究的种种困难而踟蹰却步,他们大多数仍然醉心于自己那狭小的专业研究领域,在一些琐碎的细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微观研究毕竟不能代替宏观研究,细节上的研究也不能代替整体研究。人们终究没有完成世界历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也不可能实现世界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于是,世界历史学科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逐渐丧失了。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要克服世界历史学科面临的这场危机,就要求世界史工作者认清时代特征,正视社会现实,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代整体思想的指导下,勇敢地承担起世界历史整体研究的任务,重新构建适应时代发展水平的新的世界历史学科,努力实现世界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从而使世界历史学科走出困境,走向繁荣。

整体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为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我们才能够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我们才能得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综合的、宏观的认识,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世界历史的知识体系;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我们才能提供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以及人类总体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实现世界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只有通过整体研究,世界历史学科才能获得它独立的学科地位,使它同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一样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不是成为某种拼凑物或汇编性的东西;只有通过整体研究,世界历史学科才能满足人们对宏观历史知识的渴求,吸引人们的兴趣,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才能使世界历史学科持续发展下

去,才能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成果,才能改变我国世界历史学在国际上所处的落后地位,尽快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走到国际学术界同行的前列。

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如周谷城、吴于廑等都曾大力提倡过,也取得过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总体上讲,国内学术界在世界历史整体研究方面进展较缓慢,成果也不多。这说明学术界对整体研究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困难。

本文认为,要推动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的关系。在谈到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时,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对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必须在充分掌握部分的具体知识后才能进行;另一种倾向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历史过程的“质”的认识,因此,整体研究可以超越具体材料,在抽象的王国里进行。笔者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应该说,对于整体的研究和对于部分的研究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整体研究依赖于具体知识的积累,部分研究也要由整体的知识为背景。单纯地空谈整体,或者片面地醉心于琐碎史实的考证,都不能完成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一般地讲,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描绘出世界历史的整体轮廓,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但如果我们要等到全部掌握历史事实之后,再去进行整体研究,那无疑于是取消了整体研究。因此,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应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它们是互为基础、互相推动、缺一不可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代整体思想的关系。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当然要吸取现代科学思维中的整体思想和整体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使世界历史学科居于现代科学之林。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就已经过时了,对我们没有指导意义了。众所周知,即使在目前国际史学界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却得到蓬勃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精辟的见解,令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和流派深为叹服,至今仍然是充满智慧光芒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仅就整体思想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有机整体的思想,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他们总是把人类社会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考察。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

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他还说:“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sup>[11]</sup>(第 208-216 页)。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思想是现代科学思维中整体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世界历史整体研究应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运用现代整体思想去进行冷静的思考和深入的钻研,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忽略了现代整体思想的理论价值,都是不能完成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的。

第三,世界历史学科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世界历史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必须摆正世界历史学科在历史学体系中的位置。目前,这种学科界限模糊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本文认为,世界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学科,它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处于并列的地位。所谓并列地位,一方面是指世界历史学科和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是不能混同于历史学本身的,它只能承担历史学中某一领域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指世界历史学科不能过多地重复,更不能包含其他分支学科。比如,不能把国别史及一些地区史、专门史从属于世界历史学科。有的人把美国史、英国史、俄国史等国别史以及中东史、国际关系史等一些地区史、专门史都归入世界历史学科,甚至认为它们是世界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这是十分不妥的。世界历史学科由于其研究范围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内容上会涉及到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内容,但它与这些分支学科是相互区别、相互独立的。如果世界历史学科把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当作自己的分支学科的话,那么,它不是混同于历史学,就是成为某种“拼凑物的东西”。应当认识到,世界历史学科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界限的话,它就无法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和发展下去,它最终将丧失其学科地位。

第四,“史”与“论”的关系。看起来这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它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仍有着特殊的意义。一般地讲,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因为要给人们提供宏观的、综合的历史知识,它的“论”的成分往往会多一些,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史”与“论”的关系,就可能使世界历史学科陷入一种空谈,或过于抽象的论述,结果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也许是人们不愿从事整体研究,宁愿在狭小的专业领域里耕耘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只重视“史”,而忽略“论”的话,要想从日益猛增、数量巨大的史料中,梳理出世界历史的整体过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总结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像世界历史中这样复杂而又巨大的整体来说,一方面,人们

只能接触,体验到它的一部分,不可能直接掌握它的全部,整体总会给人们留下某种抽象和神秘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部分不能脱离整体,整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人们就只能认识整体,无法单纯地认识部分。因此,“史”与“论”的统一,或“史”与“论”的科学结合,就成为世界历史整体研究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

此外,还有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整体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个人钻研与集体合作的关系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论及了。总之,只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就一定会更好地开展起来,而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将意味着世界历史学科的深刻变革,推动着世界历史学科以崭新的姿态跨入 21 世纪!

### [参 考 文 献]

- [1] 张一平.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整体观[J].史学理论,1988,(1).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第 3 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4] 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5] [德]K·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6] [奥]G·墨菲, J·柯瓦齐.近代心理学史导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7] [美]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4.
- [8] 魏宏森,曾国异.系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 [9] 张文焕,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现代管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 [10]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张琳)

## Modern Concept of the Whole & Whole Research of World History

ZHANG Yi-ping

(Hainan Normal College, HaiKou 571158, Hainan, China)

**Biography** ZHANG Yi-ping(1958-),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Hainan Normal College, majoring in the theory of the world history and peace issues.

**Abstract**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whole is more perfect, tighter and riper than the ancient plain concept of the whole and the recent mechanism concept of the whole. It has become the epoch spirit and the mai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research. So applying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whole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the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world historical subjects to eliminate their puzzles, get rid of the crisis and stride forward into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gain.

**Key words** concept of the whole; world history; whole research